

关于外来词的定义及界定标准问题

朴云锡* · 权芙经**

<目次>

I. 引言	IV. 外来词的范围
II. 已有外来词的定义	V. 外来词的判定标准
III. 借词及意译词的性质	VI. 小结

I. 引言

从东汉时起,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外来词大量引进;清末,随着大量西方译著的进入汉语,有关科学、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词语进入汉语,大量的日本汉字词也是在此时进入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无论是哪一领域,与国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信息和概念一下子涌来,用汉语固有词语来表述这些外来概念就显得力不从心,一来费时费力,二来有相当多的概念是陌生的,即使创造一个新词语也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些概念,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音译词。另外,追求时髦和外来文化色彩也助长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在音译词大行其事之时,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习惯要求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因此在一个概念引进之初总有音译词和意译词并存的阶段,如“沙发”和“安乐椅”,“因特网”和“互联网”。还有许多外来词没有经过音译阶段,而是直接采用意译,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教授

** 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讲师

如“哲学”。外来词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有关外来词的研究则主要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人们在外来词的定义和范围等基本问题方面仍存在分歧。而定义及其范围却是外来词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首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并影响到外来词研究的方向、范围及具体的翻译问题等。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不容迟缓。在外来词的研究方面，史有为先生可算是近年来首屈一指的学者，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关注外来词问题，潜心研究，并于2003年出版了他的专著《汉语外来词》，书中就外来词术语进行了历史追溯，对各种外来词术语的来源、变迁作了详细的考察，理清了各种术语的来源。但问题是：虽然整理了前人有关外来词的定义和范围，但没有就前人遗留的问题或争论的焦点进行具体分析，结果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这种无休无止的争论对学术的发展不但毫无益处，相反只会限制、束缚它的发展。因此下文我们将试用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就争议较多的外来词的范围、界定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达成共识。

II. 已有外来词的定义

我们先看一下几种典型的有关外来词的定义：

- (1)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¹⁾ 外来词，也叫“外来语”、“借词”。一种语言从别种语言里引进的词语。汉语外来语的来源有两方面：(1) 外国语。如“麦克风”、“康拜因”、“沙龙”等，其中包括因佛教传播和佛经翻译来源于梵语等语言中的外来词如“菩萨”、“袈裟”等。(2) 兄弟民族语。如“戈壁”、“东不拉”。
- (2) 《王力文集(第三卷)》：我们把外来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借词，如“咖啡”，另一类是译词，如“科学”“电话”等。在其他语言中的外来词，一般总是借词占大多数，而汉语的外来词则是译词占大多数。

1) 江西教育出版社，陈海洋主编，1991年3月，第一版。

- (3) 葛本仪在《汉语词汇研究》中指出：“没有理由把意译词排除在外来词范围之外。”“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绝对不是外语中原来的词。”
- (4) 张志公的《现代汉语》：“外来语有音译、意译、音译兼意译等几种”，并把一个词的音译与意译同时看作外来词。
- (5)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第一章中讲到：“译意的和译音的。译意的词，因为要利用原语言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严格的外来词。”
- (6) 黄伯荣《现代汉语》：“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还有一种意译词，如‘电车、电话、扩音器、收音机、农庄’等等，它们是根据外族词语的意义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按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造出来的。这种意译词，应看成是汉语自己的词，不是外来词。”
- (7)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从外‘借’来新词，这类词叫做外来词，又叫借词。”“外来词指音义都来自外语的词，其中包括音义的完全借用，也就是词的意义和声音形式都是来自外语的词。”

从以上定义来看，除吕叔湘称作“译语”和“外来语”外，大多数学者都称作“外来词”。认为外来词即借词，指一种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进来的词语，两种概念相同或相近。王力则把借词看作外来词的一种。从字面意思上看，外来词和借词都表示来源于外部，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外来词的范围问题上，(5)(6)(7)认为译意词不是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方式都是汉语自己的；(3)(4)则认为意译词也是外来词，因为意译词是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或者说语义来源于外语。这些反映出他们在外来词的名称、范围及确定标准上存在的分歧，而争论的焦点首先是意译词的性质或归属问题，也就是意译词是外来词还是固有词的问题，它涉及到“外来词”和“借词”的关系以及外来词的范围问题，这些又说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和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角度的不同又导致他们在研究方法和判定标准上的差异，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意译词、日本汉字词、仿译词等的争论。下文我们就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III. 借词及意译词的性质

史有为先生在《汉语外来词》中整理了外来词几种名称的由来，指出“借词”虽然在许多书上作为‘外来语/外来词’的同义异名来处理，而在规范性的著作中（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仍维持英语loanword的含义，只限于指音译词，而且不包括底层词语。……为了使语言学术保持一定的普适性，便于学术交流，有必要加以适当分工和正名。根据国际和国内的习惯，在汉语中‘借词’应当对应loanwords，作为含义最狭的术语，即指纯音译词和加义标的音译词。”意译词通常是和音译词对立而言的，我们赞同将“借词”只限于音译词的做法，下文我们将试从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的理论及翻译的层面出发，通过和音译词进行比较，明确各自的性质，由此确定意译词的归属问题。

意译词和音译词是由两种不同的翻译途径产生的。索绪尔首先提出语言符号理论，并揭示了语言符号和概念的关系。虽然他的理论曾一度遭到批评，但随着《第三度教程》的出版，人们对他的理论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并积极应用于语言学研究中。从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的理论来看，“概念和声音，或所指和能指，是不可分离、互为存在的，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符号”，“概念可能不存在，或者以我们所称的无定形的形式存在——根据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观点，倘若没有语言的帮助，我们可能无法清楚地区分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在语言符号以前，思想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晰的，这是主要的”。可见概念是抽象的，必须依赖语言而存在，语言符号和概念可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两者不可分离。那些只借音或只借义的说法，都是割裂了形式和内容的联系。因此，所谓的“借词”应该是指借用了人家的音义结合体，即音译词，音是能指，义是所指，内容不能脱离形式而存在。这一点和英语“loanwords”的情况完全相符。英语loanwords的定义为：linguistics a word from one language that is used in another language without being changed. “without being changed”是说字形、字音、字义都

不改变,这在字母语言之间是可能、也是很容易的。但汉语是表意文字,不能像字母语言之间那样直接借用,必须以读音相近的汉字转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音译;相反,意译词与外语词的语音及构词毫不相干,因此,音译词可以看作是借词,而意译词不应看作是借词。

从翻译的层面来看,唐代僧人玄奘在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的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这“五不翻”的具体内容是:²⁾

1. 秘密不翻,佛经里有许多咒语,有其秘密的意思与作用,所以不翻。
2. 含义多不翻,即一词多义的梵文,在汉语中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故保留原文,只作音译。可见中国译学界讨论的“原文的不可译性”早在玄奘时期就已开始。
3. 此土所无不翻,佛教中的“娑罗树”,是印度特有的一种树;佛陀在双林树(两棵娑罗树)下涅槃,中国没这种树,所以只能音译。
4. 顺古不翻,即是顺着古人译的意思。在玄奘法师规定“五不翻”之前,已有古人把某些佛教专用语译出,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后的译经师就照用,不再作新的翻译,以免造成混乱。
5. 尊重不翻:如人名“舍利弗”,在《心经》中奘师译作“舍利子”;“舍利”是一种眼极锋利,舌最灵巧的鸞鹭。舍利弗的母亲用为名,鸞之子得名舍利子,如要翻译,则是“鸞的儿子”,但为了尊重那个人,所以不翻。

玄奘的所谓“不翻”就是用我们现在所说的音译的办法,不进行意译;反过来,玄奘的话也就是说“音译是没有进行翻译的翻译”。这和今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向我们说明音译词只是借用,是借词。

到清代,翻译理论已趋向成熟,并提出了明确的翻译原则。随着西学东渐,为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书籍、文献,清政府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当时的翻译方法力求严谨,主要采取西译中述,即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并润色。其翻译原则为:沿用中文已有名称;若无中文名称则创立新名。这项原则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就是要介绍某一外语

2) 陈洁,《玄奘佛经翻译观》,《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 03期。

中的概念时，要么使用在意义上有关联的已有词汇，要么创造一个新词去表达这一概念，要么借用外语词的语音形式，这就产生了音译词和意译词。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也指出，某种语言缺少某一方面语汇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原因——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技术的发展，都会使某一种语言在特定方面显得不足。弥补不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自己创造，二是借用。”“自己创造”就是说创造一个新的语言符号，意译词就是自己创造的新的语言符号，不是借入，因此，意译词不应看作借词。

王力的定义严格区分借词和译词，把音译的看成借词，意译的看成译词，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两种不同的引入或造词方式。王力在前面的定义里，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情形做了简短的比较，“其他语言”应指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对表音文字来说最便利的就是用本语言的字母去转写另一语言的语音，而汉语是表意文字，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字一义的传统，因此中国人在传统上更喜欢意译，意译词占的比重要比音译词大。借词是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而译词却是汉语这种表意文字中特有而其他表音文字中少有的现象，王力把外来词分为借词和译词，正是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或引入方式。因此，我们认为把借词和译词对立开来是非常必要的，分清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对具体语言事实做具体的分析。

IV. 外来词的范围

传统的研究都认为意译词不是外来词，其理由为意译词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方式都是汉语的，如吕叔湘、黄伯荣等。还有些学者强调语义上借用的词汇是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新词汇。而最近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发展，有些学者，如葛本仪则指出“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绝对不是外语中原来的词。”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语音也好，词义也好，只要受到外语影响就可以看作外来词。就是说意译词是在同外族语言的接触中，在外语的影响下产生的，应视为外来词。游汝杰则提出从社会和文化方面

研究外来词,“尽可能分析文化在语言接触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不同地区的外来词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有的外来词在甲地区是音译的,在乙地区是意译的。如上海的‘胶卷’,香港称为‘菲林’”。³⁾从语言接触的层面来看,词汇的借用或输入只是语言接触初始阶段的现象,为了研究因语言接触引起的文化扩散的全貌,不必把外来词局限在音译词的范围内,语义来源于外语的也可视为外来词,以了解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除此之外,研究外来词是为了弄清一些术语的来龙去脉,减少因字义而产生的误解及不必要的争论,尽量达到统一的认识,以便于区域间进行交流。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语源学的研究,语源学就是“研究词的形式和意义的来源的学科”。⁴⁾根据这些研究的需要,我们认为应把外来词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外来词只限于借音的,即音译词;广义外来词则包括音译词、意译词及日本汉字词等所有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汇。

V. 外来词的判定标准

对于一个外来词来说,它一定是在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间进入汉语的,并且在刚进入汉语时给人一种新鲜感,一种异域色彩。在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外来词的问题上引起争议的原因经常是由于该词进入汉语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在使用它的时候人们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外来文化色彩,因而常常在判断外来词的标准问题上引起争议。然而这些争议的产生,都是由于没有明确研究的目的。因此,对于一个语言材料,我们首先要明确研究什么,再确定研究的方法。

除了前面讲到的语言接触层面的研究外,通常研究外来词的目的是弄清一些术语的来龙去脉,减少因字义而产生的误解及不必要的争论,尽量达到统一的认识,以便于区域间进行交流。这就需要考证源流、考察词义

3)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中国大百科全书》王力、吕叔湘,1988,2.

的发展变化情况,纠正翻译中的错误。如“外卡”一词,词典释义错误,望文生义,导致了人们用法上的错误⁵⁾。然而我们在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外来词时,是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进行的,是考察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考察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同其他语言要素的关系,即该词的运用情况,这就需要明确研究的目的,分清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问题。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索绪尔首先提出的。语言的共时性是描写语言的静止状态,虽然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但为了研究语言在同一时期内同一集体对它的使用情况,这种细微的变化可以抛开不论,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历时性则是在时间的流程中去研究语言要素的变化,不牵涉到整个语言系统。因此,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外来词,要弄清研究什么,如果是要对它在某一时期的情况做静态的描写,就要做共时性的研究;如果要澄清某一术语或概念,则要正本清源。举例来说,“世界”、“现在”、“因果”、“法宝”等词,都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原来这些词的词义与佛教的教义有直接关系;但历经长期的运用实践,这些词的词义在当今社会已与佛教的教义无关,而是被赋予了新义,和它们的“语源”渐行渐远。因此,如果从词源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些词应视为外来词;如果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来定位,则不是外来词,因为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普遍使用,并且意义与原词相去甚远,不应视为外来词。再如“葡萄”、“袈裟”、“弥撒”等,它们最初都是音译词,“弥撒”无论在语音上还是词形上都明显带有外语词的特点;“葡萄”、“袈裟”则在字形或语音上已经汉化,符合汉语的习惯,且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属于基本词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这个共时层面上的狭义外来词的判定标准确定为:一是来自别种语言;二是在汉语里的使用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融入汉语词汇。三是在音节结构、构词、词形上仍保留外语原词的特征,即没有经汉语系统的改造的,如“歇斯底里”、“克力架”等。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可以以此来分析、判断具体的语言材料。

5) 参看陈光磊主编的《改革汉语词汇的发展》第218页。

首先看日本汉字词。二战前,中文的现代术语大部分都是从日语转译的,而日文的译语又是借用中国的古语。现在中国所使用的哲学、科学术语等及官制、军制术语等除了近年引进的欧美术语外,大部分都是由日语借汉语中的词汇转译的。因日语和汉语同文,译语又通俗易懂,使人一目了然,不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因特内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理想)”、“德律风(电话)”等一类音译词让人不知所云,因而一进入汉语就为大众所接受并流行至今。如果没有语源这方面的知识,一般并不知道这些是日本汉字词。且有些词在汉语的长期运用中已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加之和汉语同文,构词上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不必再称作外来词,除非是从来源上来考虑。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反对将这些词看作是日本的,认为有伤民族自尊心。对此我们认为搞学术研究应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对日本汉字词的争论,也正反映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不足。

对于将外语的各个部分按语义译成汉语的仿译词,如“足球(football)、代沟(generation)、备忘录(memorandum)、蜜月(honeymoon)”等,构词上符合汉语习惯,虽来源于外语,却早已融入汉语,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毫无外来色彩可言。

对于音译词和意译词并存的,如“康拜因机”和“联合收割机”、“天使”和“安琪儿”、“青霉素”和“盘尼西林”等,“康拜因机”是俄语的音译,“安琪儿”是英语的音译,“盘尼西林”是拉丁文的音译,他们虽最初都是受外语而产生的词,“康拜因机”、“安琪儿”和“盘尼西林”在语音和构词上仍保留外语原词的特征,它们是在宗教渗透或中国早期无力自制、仓促引入的情况下随着这些事物而来的。等到后来科技发展了,能够自制并有了自己的认识时,再叫这些洋名已不合时宜,于是意译词“联合收割机”、“天使”和“青霉素”就应运而生。因此,意译词“联合收割机”、“天使”和“青霉素”应看作一般词汇。

VI. 小 结

关于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已有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范围和领域也在逐渐扩大，由此而引发了关于什么是外来词及外来词的范围的争论，我们认为不能固守己见，作茧自缚，而应顺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博采众长，拓宽研究的领域，使学术研究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本文从外来词的定义入手，理清了各种定义之间存在的分歧，指出争论的焦点是意译词的归属问题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从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出发证明借词是借音义结合体。又从翻译的理论出发证明音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音译词是借词，意译词是译词，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在此基础上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把外来词分为狭义外来词和广义外来词，并提出了判定一个词是不是外来词应区分是共时还是历时的问題。

<参考文献>

-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编委会，《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王力，《王力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 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01.
-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本)(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 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刷馆)，2004.
- 黄伯荣，《现代汉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5.
-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北：中华书局)，1963.6.
-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80.
-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 刘正琰,《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 陈原,《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2000.
- 张敏,《朝汉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9.
- 陈光磊,《改革汉语词汇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高燕,《汉语外来词的名实及其造词法与构词法》, 延边大学, 2000.
- 赵焱,《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规范》, 苏州大学, 2003.
- 梁盟,《〈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外来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2006.
- 郭剑英,《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外来词研究》,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01).

<국문제요>

외래어는 어느 나라 어느 민족에서나 존재하는 언어 현상인데 21세기 세계화에 따라 언어 간의 차용이 더욱 빈번해졌고 또 그 연구도 활발해졌다. 음소 문자인 경우 언어 간의 차용이 비교적 간단하고 쉽기 때문에 외래어의 정의와 그 범위에 있어서 큰 논쟁이 없지만 중국어는 표의 문자이기에 차용 수법이 비교적 다양하고 복잡하다. 따라서 외래어의 정의 및 범위에 있어서 의견이 많다. 어떤 영역에 있어서도 기본 개념의 정의 문제는 연구의 기반이고 선행해야 할 과제이므로 외래어의 정의도 마찬가지이다. 외래어의 정의 문제는 외래어 연구의 방향, 연구의 범위 심지어 번역에도 영향을 미치기에 정의 문제의 해결이 더 이상 지연될 수 없다. 따라서 본 논문은 외래어의 각종 대표적인 정의에서부터 문제의 초점을 찾아 소쉬르의 부호 언어학 이론, 번역 이론 등으로 音譯詞와 意譯詞와의 차이를 설

명하였고 음역사는 借詞이고 의역사는 譯詞임을 증명하였다. 또 연구의 각도에 따라 외래어를 협의 외래어와 광의 외래어로 나누었고 외래어의 판정기준을 共時的 문제와 通時的 문제로 나눴다.

주제어 : 外来词的定义, 意译词, 借词, 外来词的范围, 外来词的判定标准